

同
桌

BYST

BANYESHIZONGDETONGZHUO

BYSZDIZ

2014

葛冰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半夜失踪的同桌

CLASSMATE

葛 冰 著
沈振明 主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序

梅子涵

葛冰先生是个优秀的作家。写了很多年儿童文学。他是让很多的孩子快乐和喜欢过的。他知道给孩子们读的文学要讲故事。他也知道孩子们喜欢的故事要有一点儿奇妙。他对儿童文学的理解是质朴也准确的。他写作不老一套。老一套就是故伎重演。他经常要走到陌生的路上。他喜欢试探自己有没有生机。他讲故事的时候一直试探另外的手法。他是不只顾自己兴奋的。我们可以称这样的态度为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态度。葛冰先生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

葛冰叔叔葛冰伯伯现在也可以叫葛冰爷爷了。可是你读他写的故事会看见他还是多么年轻。他不老一套的，他生机勃勃，他还是把每一个故事都恭恭敬敬地写给孩子们。葛冰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

这套“少年大惊悚”系列，就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葛冰先生写给少年朋友们的真正奇妙的故事。

A

葛冰少年大惊幻

半夜失踪的同桌

- 一、天王星表
- 二、流血事件
- 三、部级待遇
- 四、超级百米速度
- 五、奇怪的习惯
- 六、纸币上的字
- 七、神秘的电话
- 八、漂亮的女孩子儿
- 九、书包里的考卷
- 十、一片晃动的树阴
- 十一、门无声无息地开了
- 十二、悬在空中的身体
- 十三、花丛后的灰色小楼
- 十四、嘴角上的血迹
- 十五、会魔法的女孩儿
- 十六、废墟里面的灯光
- 十七、月光下的影子
- 十八、卖狗的孩子
- 十九、他有点儿神经病
- 二十、豆奶的事件
- 二十一、你不明白
- 二十二、黑乎乎的脚步
- 二十三、有人冒名顶替
- 二十四、我狠狠打了一拳
- 二十五、尾声



一、天王星表

我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叫贾全,请注意,不是“甲醛”的“醛”,而是贾宝玉的“贾”、“文武双全”、“十项全能”的“全”字。甲醛对人体有害,装修房屋,甲醛超标属于环境污染。

我爸爸给我起这名字时,据说翻了一天《辞海》,他是想让我全面发展,成为文武全才,没想到会和污染物同音,闹得同学都叫我“公害”。

我的同桌外号更难听,说起来还是我们班主任耿老师给起的。当然,老师决不会给学生起外号。他只是气愤地说:“乔亚文,你必须悬崖勒马了。照这样下去,早晚得成为小流氓,说不好听的话,你现在就是‘准流氓’。明白吗?”

2

我们当然明白“准流氓”是什么意思,“准”就是“候补”的意思,军衔里有“准将”,就是再升一级,就成为少将,当将军。乔亚文再发展一步,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流氓了。

说实在话,耿老师的话一点儿也不夸张。乔亚文是在朝着小流氓的方向发展,你就说他的外表吧:头发染得一半红一半黄,脑门上还耷拉下一根细小辮。黑色的T恤特肥,几乎能露出半个肩膀,大肥腿裤,裤腿儿上还净是窟窿眼儿,除去裤子上有窟窿眼儿,他耳朵上也有一个,挂着一个小耳环,据说这是当前美国最流行的摇滚歌手的服饰。可乔亚文不是美国明星,他只是学习门门不及格、留过一级的初一学生。

当然,外表如何还是其次,看人要看本质,对吧?

乔亚文的本质也极不好:打架、偷东西、劫钱,小流氓的典型罪恶勾当,他全干过。

上礼拜三,乔亚文没来上学,后来才知道,他和两个校外的小流氓

在光明小学门口劫小学生的钱,见一个搜一个,不让搜身就打嘴巴,一共劫了五十二块三毛钱。

这事不是乔亚文自己说出的,是警察让耿老师去派出所领人时说的,那两个大的被抓起来了,乔亚文年龄小,属于从犯,只关了一天就放出来了。

所以,在班会上,耿老师说得特气愤时,脱口而出“准流氓”,情有可原。

乔亚文脸皮厚,老师批评他时,只是翻眼看着。

耿老师生气地问:“你翻什么眼儿?不服气么?”

乔亚文低下头嘀嘀咕咕,嘴里好像含块豆腐,说的话故意让老师听不清楚,他知道老师耳背。

可我们都听见了,他说的是:“服气,服气,我不光是准流氓,还是流氓兔,行了吧?”

有人偷偷笑了。

“笑什么?”耿老师板着脸。

下面顿时鸦雀无声。

老师从讲台桌上拿起了一把剪刀:“乔亚文,你到前面来。”

乔亚文脸吓得煞白,慢吞吞地走到前面。

耿老师抓起了乔亚文额头前的小黄辫子:“你瞧瞧,你这叫什么头?像学生么?告诉你,你可上了派出所的名单了,要不是因为你的年龄还小,这次也折进去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不和那些坏人一刀两断,可真的把你送工读了。”

“咔嚓”一声,小辫儿被剪掉了。

乔亚文的眼泪也下来了。

你不要以为乔亚文是真的要悔改,他是心疼小辫儿。

耿老师说他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疼”。才过一个礼拜,就出了一档子大事。

事情是从一块“天王星”表引起的。表是李端带到学校的。

李端是我们班的小阔佬,他爸是搞房地产的,家里有钱。李端就经常把一些显示阔气的东西带到学校来,包括一些演出票的票根。

“昨天我们全家去看法国歌剧《悲惨世界》了,演得真艺术。你们猜

多少钱一张票？四百元！”

啊，看见大家吃惊地张大了嘴，李端特得意。

这次他又带来了一块“天王表”，是瑞士的名牌手表。

课间休息时，李端抓紧时间向我们显示这块表的奇特：“听说过吧？天王表，最名牌，有十几种功能，可以储存电话，当计算机用，闹钟可以发出许多不同的声音，青蛙叫、流水声、电子琴，还特防震防水。往地上使劲摔，一点儿事没有，不信谁试试？”

大家还没来得及试，上课铃就响了。

李端坐在我的后面，他把“天王星”放在桌子上。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点，因为乔亚文是我的同桌，他只要一回头，就可以拿到“天王星”，甚至不回头，手也可以拿。

下课时，大家围过来，想看李端做摔表试验，李端却像被蝎子蜇了一样，大叫起来：“我的天王星不见了！”

表被人偷了，大家几乎都能猜出来是谁偷的：乔亚文距离李端最近，他又不止一次地偷过东西。

正值中午放学，耿老师把全班留了下来。

大家肚子虽然有点儿饿了，可都还兴致勃勃，想看耿老师怎么破案，耿老师破案还是很有一套的。上次乔亚文偷钱，就是被耿老师巧设妙计抓了赃的。在这里我可以插几句讲一讲：星期日，老师叫班长周萍为乔亚文和另外两个男生补课。周萍家丢了钱，一百多块，放在抽屉里，补完了课，几个男生走后，钱不见了。周萍告诉了耿老师，耿老师叫她先不要声张。

第二个星期日，几个男生又去周萍家补课，抽屉里的钱又不见了。几个男生还没来得及走，耿老师突然出现了。

“你们谁拿了钱，最好自己承认。”

男生都说没拿，乔亚文更是一口咬定：“自己兜里有钱，干吗拿人家的？”

他知道肯定要搜每个人的口袋，人民币都一样，谁能证明是周萍家的呢？

乔亚文上钩了，他哪里知道，耿老师让周萍把抽屉里的钱做了记号，两张画上圆圈，一张画上五角星，捉贼正好捉了赃，乔亚文当场傻

眼了。

这次李端的“天王星”表丢了，大家都想看耿老师怎么破案。

也许是案情突发，耿老师似乎并没有什么主意，显得有些急躁，先是生气地训斥李端不应该把这么名贵的手表拿到学校来臭美，把李端说得垂头丧气。

接着把我和李端同桌的崔晓燕叫了出去。

“你们没拿？”

“我保证没拿。”我和崔晓燕不约而同地说。

“我明白是谁了。”耿老师似乎松了一口气。事情很明显，围绕李端就三个人，剩下的一个就是乔亚文了。

耿老师叫我们回教室，当全班的面，他开始了攻心战：“我想，可能是有同学喜欢这表，暂时拿去玩了。大家仔细找一找，如果能自己交出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于是大家都装模作样地找，眼睛却都瞟着乔亚文。乔亚文找得很卖力气，把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又把口袋全掏了出来。

没有，天王星表连影子也没有。

“乔亚文，”老师看着乔亚文说，“自从上个礼拜批评你之后，你进步还是很大的，头发又恢复了黑色，服装也整齐了，没打过一次架。能保持到这样，很不容易，希望你要珍惜。我不希望你再犯大错误，我想你也许知道这表的下落。”

“我不知道，我没有拿！”乔亚文打断老师的话。

“既然你们都不知道，那就只好查一查了，你们四个，离天王星表放的位置最近。你们互相仔细搜搜，以免遗漏。”耿老师把班长周萍和李端本人也算在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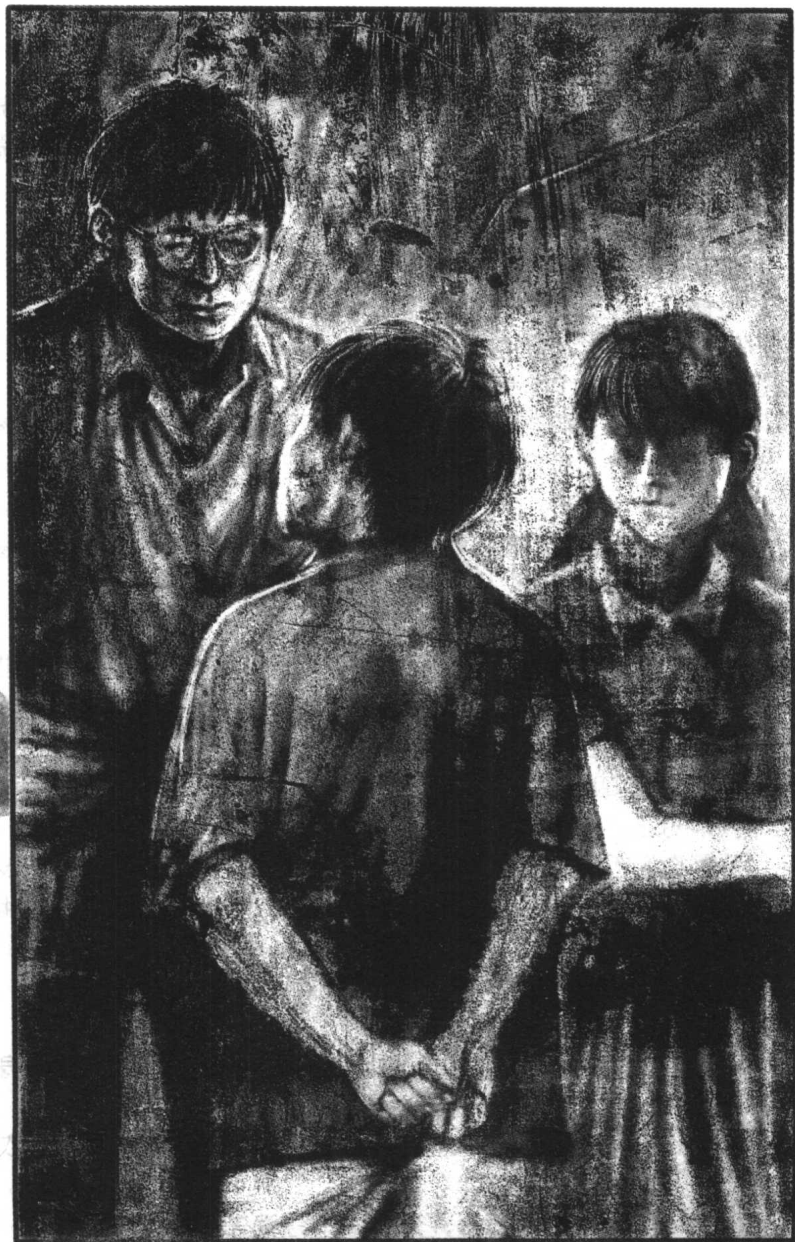
这显得极公平，班长都叫搜了，不是针对你乔亚文一个人的吧？

于是我们互相翻书包、座位、衣袋。

我看见了耿老师对我期待的眼神，我对乔亚文查得极细，搜他身时，裤脚、腰带、腋下、鞋子，甚至裤裆全都查了。

公平合理，我也让他这样搜我。当然，周萍是让女生刘小玲翻她衣服的。

还是不见“天王星”的踪影，它好像一下子消失在空气中了。



“大家先回家吃饭吧，乔亚文留一下。”耿老师皱着眉头说。

二、流血事件

回到家里，我把外衣和书包丢在床上，忽听到有轻微的响声，好像是蟋蟀的叫声。

咦？哪儿来的蟋蟀？

我小心地拿开书包和衣服，一下子傻眼了：一只闪着黝黑光泽的表从我衣服上的帽子里滑了出来——是那只天王星表。

表怎么会在我的帽子里呢？这帽子连在夹克衫上面，垂下来就像一个口袋。上课时，我把夹克套在椅子上。

是表自己掉进来的？有可能。

李端坐在我后面，他把天王星表放在桌子上，表往前一滑，就会掉进去。

或者乔亚文偷了表，怕老师搜出来，塞在我的帽子里？这种可能性更大。

不管怎么说，恐怕我要倒霉了，表在我这儿，谁会相信根本不是我拿的呢？

听说这表价值三千多块，这可不是小数，听别人说，小偷偷一千块钱判一年，三千块就是三年。

我心里紧张得要命，中午饭怎么吃的都不知道，连我妈都看出来：“你怎么了？怎么跟丢了魂似的？是不是发烧？”她伸出手摸我脑袋，一点儿也不热。

“你惹什么事了吧？”妈妈怀疑地望着我。

这下我的心更虚了：“没事，我能惹什么事啊？老师叫我到学校写

板报。”说着，不等她再问，急匆匆地跑出了家门。

一直到学校门口，我都没想出来怎么办。

我看见了乔亚文，他正从学校里面往外走，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他一看见我，立刻瞪圆了眼，露出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

“你刚回家？”我小心翼翼地问，一面向周围瞟着，看附近有没有别的人。

糟糕，除了校园里有几个学生，大门口空荡荡的，就剩他和我。

“你过来。”乔亚文挺横地说。

他叫我过去干什么？我慢慢吞吞地走过去，忽然想起：乔亚文会不会向我要天王星手表？是他趁人不注意，把偷来的手表塞进我帽子里，现在想要回去。

给不给他呢？给的话就是替他窝赃，与他同流合污了。要是不给，恐怕要挨一顿好打。

我脑瓜飞快地转着，迅速决定：别犯傻，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老老实实给他，事后再向老师讲，来个“曲线救国”。这样想着，我的手伸进裤袋里，握住了手表。

“你他妈跟老师说什么的？”乔亚文眼睛冒火地问。

“没说什么呀！”我陪着笑脸说。

“咚”，乔亚文当胸给了我一拳，几乎把我打得岔了气。

“你小子跟老师怎么说的？”

看见他手抓起了书包带，我忙叫：“没说什么呀！”

“别装了！”乔亚文嘴里骂着脏话，“耿大鼻子都告诉我了，有人提供了证据，说亲眼看见是我拿的，现在非逼我交出表来。我根本没偷，到哪儿拿去？”

糟了，我帽子里的手表不是乔亚文放的，现在要拿出表去，他准说我是贼。

不知道乔老师怎么和乔亚文谈的，我估计耿老师是在诈他。

“其实我没和耿老师说什么，我就说，上课你回过几次头，手伸到后背挠过两次痒痒。”我结结巴巴地说。

乔亚文的眼睛红了，抡起了书包。我们的书包都装得鼓鼓的，至少有十几斤，这要砸在脑袋上，肯定会把我砸趴下。趁书包没落下来，我

转身就跑。

我的百米速度是挺快的，要是不撞上东西，乔亚文肯定追不上。

“哗啦”，好像是撞在玻璃上，倒没感觉怎么疼痛，只是头上湿漉漉的。

“不好啦，流血啦！”我听见有人叫喊。

原来我撞在有人抱着的一个玻璃鱼缸上。

我一摸自己的额头，血，鲜红的血，我眼前红乎乎的一片，吓得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我的脑门上有个大口子，是玻璃划的，幸好不深。到医院消毒上药裹纱布、打破伤风针，并没有缝合。

可我当时的样子是挺吓人的，满脸是血，听说乔亚文被吓跑了，跑了以后就一直没见他的踪影，是乔亚文的妈妈说的。

三、部级待遇

乔亚文妈妈带了一大堆水果到我们家来赔礼，因为大家都说是乔亚文故意把我狠命推在玻璃鱼缸上，才撞成这种样子。我呢，晕晕乎乎的，也说不清楚是不是。

反正乔亚文坏，没人同情他。

乔亚文妈妈在我们家愁眉苦脸地坐了一会儿，又去找乔亚文了。他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这期间，耿老师也带大家到街上分头找了两次。

天王星表的事情没有原来说得那么严重，李端的爸爸说，那表是假冒伪劣产品，从小市场五十块钱买来，给小孩玩的。耿老师对乔亚文有些话说得似乎过重了一点儿。

又过两天，我到教室上课，乔亚文又坐在我旁边了，穿的衣服倒挺

干净，只是比原来瘦了许多，脸也白了许多，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味道，像是医院的来苏水的味道，难道他躲在医院里？

连着下了两天雨，乔亚文在外面流浪了一个礼拜，一定吃了不少苦，样子蔫蔫的。

“看来，你还是没本事，我以为你从此不回来了呢。”耿老师生气地板着脸。

耿老师就是嘴厉害。乔亚文失踪这几天，其实他特着急，跑遍了几个区的公安局，还到湖边转了几圈——担心乔亚文自杀，急得嘴唇起泡，脸瘦了一圈，鼻子显得更大了。

耿老师足足说了半节课，语文课成了“痛说乔亚文‘革命’史”。说得乔亚文头垂得越来越低，几乎要低到位子下面去了。他还装模作样地拿着一个小本子，在膝盖上记着，这么认真的检讨，过去从来没有过，他真的有“悔过之意”？

我不相信。

耿老师终于说累了，叹口气：“明天把检查交出来。”他又讥讽地望着乔亚文，“头别那么低，好像多羞愧似的，你要脸皮真能薄一点儿就好喽。”

显然，耿老师对乔亚文也不相信。他写检查绝不下五十次了。

想不到，乔亚文的家长来找耿老师了，反映一个情况：连着两天了，乔亚文每天都是夜晚出去，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弄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乔亚文住在里面的房间，穿过楼道，必须经过爸妈的房间。乔亚文妈妈把屋门敞开着，甚至不睡觉盯着门口，一点儿动静都能把她惊醒。可是她去乔亚文的房间，乔亚文的床却空了。不知道他是怎么出去的，问他去哪儿，他也不说话。

“乔亚文在学校表现得还好。”耿老师皱着眉头说，“会不会去找别的同学帮他写检查？”说着，自己又摇摇头，“不会，哪有半夜两三点钟帮助他写检查的人，何况是——”耿老师没有说出后面的“何况是女生”。

耿老师有点怀疑乔亚文的检查是女生替他写的。事情是这样的：乔亚文写的检查交上来；字写得很秀气，还很有文采。

乔亚文哪有这种文采啊，他写的字从来都是“蜘蛛爬”，错字连篇，

超不过半页纸。

耿老师看也没看,就把检查扔给乔亚文了:“是你写的吗?重写。”

乔亚文默不作声地把检查拿走了,第二天,又交上来一份,这回纸上的字体潦草多了,写得倒蛮诚恳,可还不像乔亚文的,像是有人故意模仿他,是谁这么为乔亚文卖力气呢?

耿老师肯定,不是乔亚文写的,还是那句话,乔亚文不可能一个礼拜就一下子“才气横溢”了。

耿老师怀疑是乔亚文的妈妈代写的,因为只有当妈的,才会这么不辞辛苦。班里有过家长为孩子做作业的事情,难道就不能代写检查?

“再去重写。”耿老师不露声色地说。后来我才知道耿老师是什么意思,刘小玲在办公室外面听见耿老师和别的老师发牢骚了:“他家长不是爱替孩子写嘛,我让她再写两次,治治她,老师是那么好骗的吗?”

奇怪的是,乔亚文却像“顺毛驴”,没有一点儿脾气,过去他哪儿会这样啊,早就在下面“大鼻子长、大鼻子短”的乱骂了。

现在乔亚文的妈妈来学校找老师,讲的却是乔亚文夜里出去的事情。

耿老师将信将疑,他让乔亚文妈写下事情的经过,实际上是想看看乔亚文妈妈的字体和“检查”上的是否一样。

两个差别很大,耿老师自言自语地说:“不像,不像。”

“什么不像?”乔亚文妈妈问。

耿老师掩饰地说:“没什么,我是说乔亚文这次不像是学坏。这样吧,我让一个同学和他呆在一起,看他去干什么。”

乔亚文妈妈说:“太好了!让他住在我们家,和乔亚文一个屋,我管饭,我们家地方大,我连着两天盯着乔亚文,都困得受不了了。”

“这个还得再商量,”耿老师很有分寸地说,“也不知道别的学生是不是愿意,还得征求人家家长意见啊。”

话是这么说,耿老师还是做了决定。他让乔亚文在班里念了那份检查,然后说:“写得倒是不错,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乔亚文,你有没有决心真改啊?”

“有。”乔亚文低声说。

“那好,我专门派一个同学帮助你,贾全!”耿老师叫我的名字,“你

和乔亚文是同桌，上次他打了你，你记不记仇？”

我忙说：“不记。”

“你愿不愿意帮助他啊？”

耿老师的眼睛看着我，我不能不说：“我愿意。”

“这就好。贾全的姿态很高，心胸开阔，这样将来才能干大事。好啦，就这样定了，这回我们乔亚文的待遇又提高了，打个比喻，是‘部级待遇’，到部长一级才有警卫员呢，我们乔亚文现在就配备了。”

耿老师从来都是这样，说是征求你意见，实际上就是让你去服从，这不，他已经宣布，我是乔亚文的“警卫员”了。

四、超级百米速度

12

说心里话，要是在平时，我会很高兴，因为这是让我去“管”乔亚文。耿老师私下吩咐得很清楚：老师不在，乔亚文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说，我每天向耿老师汇报一次乔亚文的表现。能够对别人——尤其是过去的小霸王发号施令，多来劲啊，好多同学都会乐意干。

可我呢，情况特殊，还是那块表，李端丢的天王星表还在我这里，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这天王星表虽是假冒伪劣，功能还真不少，表上的按钮特多，不知道是管什么的。大概我按错了闹钟的功能，说不定什么时候天王星表就叫起来，一会儿是青蛙的叫声，一会儿是蟋蟀的叫声，一会儿又是流水的声音，弄得我妈一惊一乍的，好几次跑到我房间里来问：“什么声音？”

“没什么声音。”

“我好像听见了青蛙叫。告诉你，可不许把这东西带到房间里来。”说着，还在房间里四处寻找。

我特害怕,这个时候,我口袋里的天王星表又突然叫,那就糟了,我妈也知道李端丢手表的事情。

我必须尽快扔掉这块表。耿老师让乔亚文写检查时,又问起了手表的事情:“关于那块表的事,你为什么没写?”

乔亚文不做声,他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总是翻眼看老师,嘴里低声嘟囔,现在却一声不响。

“那表是你拿的吧?其实这对你来讲也不算什么大事,那表是假货,知道吗?你的检查写得不错,比这大的事你都说了,为什么要隐瞒这个呢?你要是真痛改前非,就应该竹筒倒豆子,不留一点儿尾巴。拿回去,重新写。”

乔亚文又不声不响地回去改写检查了,是按照老师的吩咐写的:自己出于占小便宜,拿了天王星表,后来不知丢在哪儿了。

“乔亚文已经承认了错误,今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嘲笑他。”耿老师在班里宣布。

这件事情被耿老师“盖棺论定”了,我还能交出去么?

手表不能放在家里,我妈经常整理我的房间,顺便查看我的东西,偷看我的“日记”。我抗议过,说她侵犯我的“隐私权”。

我妈回答得很干脆:“咱们家没什么‘私’可隐,凡是有不可见人的事,才怕别人知道呢。”

你说我妈思想多简单、多武断,手表要是让她翻出来,不就更证明了她歪理的正确?

手表放在口袋里也日益不安全。耿老师吩咐我要和乔亚文“形影不离”,看来,他对乔亚文真要进行“全天候”监视了,他居然做通了我妈的工作,让我住到乔亚文家里去,和他同吃同住同学习。

这下我可惨了。我能够带着这天王星表去他们家么?

刹那间,我脑子里忽地冒出一个念头:把天王星表丢到乔亚文家!

那可真是属于“栽赃陷害”了,一想起自己会有这样卑鄙的念头,我恨不得扇自己几个嘴巴。

我必须尽快把手表扔了。

下午第二节课以后,我让乔亚文在教室里等着,自己去办公室向耿老师汇报:“今天乔亚文表现还可以,上课能够认真听讲,认真做作

业,没有打架。”

耿老师点点头:“我也听数学老师讲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关键在放学后,你要注意,一定不要让他和校外的坏孩子接触,有情况及时向我汇报。你去吧。”

出办公室门口,耿老师又叫住我:“还有,你晚上睡觉,注意一下,乔亚文是不是真出去。”

看来耿老师对乔亚文妈妈的话并不太信。

我回到教室,乔亚文正和别人一起打扫教室,今天并不是他值日,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不知道他是真改,还是装的,或许他在外面碰到了什么高人?

我想起了乔亚文那几份检查,字迹和文采都像是女生的。难道乔亚文在逃学这一个礼拜,碰到了个漂亮的女孩?女孩儿让他学好,他就听话地改了,有这种可能。

我和乔亚文出了校门。乔亚文问:“去我家么?”

我还没答话,就听见旁边有人喊:“文子!”

是两个男孩子,骑着山地车,一个头发染得黄黄的,叫瘦猴;一个光头,叫和尚,都是黑色短袖衫,胳膊上贴着青色的小蛇图案,腕子上一块大黑手表。他们屁股骑在车后架上,哈着腰手扶车把,一副飙车手的样子。

14

我认出他们了,他们是职高的学生,过去老和乔亚文在一块。

“文子,怎么学好了? 要做好学生啦?”他们嬉笑着看着乔亚文。

乔亚文的头发剪短了,衣服裤子显得很规规矩矩,大约是领子勒得比较紧,梗着脖子,有点儿不自然。

“走啊,飙车去。”瘦猴招呼乔亚文。

我有点儿紧张,不由自主地拉住了乔亚文的手。

“这小子是谁?”瘦猴瞪着我,重重地拍着我肩膀。

“我们同学。”乔亚文嬉笑着告诉他们,这是几天来我第一次看见他放松地笑,我心想:糟了,乔亚文准得跟着走。

“走啊,甭理这小子。”瘦猴放肆地一推我。

“我不去了,我得赶快回家,对不起啊。”乔亚文出人意外地说,说着拉着我就走。